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三

明泖上竇子偁纂

魏

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陳羣言之太祖

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

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何知

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

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羣馬

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

禮私導令踰獄乃自首既而台曰臣無逃亡之義

徑詣刺姦主薄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卽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

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
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
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
公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
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國淵從太祖征關中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
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
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
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

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遷
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
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
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
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
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
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
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
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
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於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誠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

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乎融無以答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

乃盜隣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杜畿爲河東太守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相告訐爲陳義理遣歸諦思意未盡更來詣自言父老皆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敎自是詞訟衰息在河東十六年治常爲天下最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爲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

謬矣悉自覽罪伏一時論決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毓少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

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曹西議令史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文帝踐祚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啓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

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
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
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乃下詔敢以誹謗相
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魏初三
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
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
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
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
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

事情庶有稗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
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
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
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屢進
規諫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
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
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亦當考掠何敢請告者主名吾豈
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
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

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
給役有司徙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
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
竟柔見弘信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
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先淵未反數陳
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
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
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
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
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

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
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開著囹圄使
自引分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頃之護軍營士
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
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
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
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
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
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
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

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悉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悉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悉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悉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封安國侯轉爲太尉

司馬芝爲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

據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持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憚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

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之敎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孔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以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若奏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

臣之罪是以月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稱直道焉

司馬岐爲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

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
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
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
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
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初爲頓丘令縣民郭政
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
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
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報黄初中徙吏部郎
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

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杖殺之議者皆非焉袁渙教勿効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代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似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師

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刑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

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頗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宫掖不爲縲紲驚恍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

孫禮爲荆州刺史遷兾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

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

尋案河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

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尹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

吳

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伏從者請棰之登不聽使求飛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爲侍中中執法平諸官

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

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

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

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

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

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

亦得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

有治迹累官爲丞相平尚書事權常答問得失張

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大稠刑罰微重宜有所
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
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乃議獄輕刑久之呂壹秦
愽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誣毀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舉白用被譴
讓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
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
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言權大感悟曰朱據見
枉況吏民乎乃賞助百萬窮治壹罪收繫廷尉雍
往斷獄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

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𤸫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如此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古大臣忠主疾惡之義乎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以非法加人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陳表以父死敵擢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疑無賴士

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侯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浴沐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其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明感表變行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吳主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耶吏叩頭曰嘗從

某求宮中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

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吳王怒甚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何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汝耶乃髡頭自縛請閤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汝爲吳範死子女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吳王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吳主意釋乃免騰

張舉吳人也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

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訴官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燒積薪中察殺者口無灰活者口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也妻乃伏罪

賀大傳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晉

王濟郎中初爲漳州龍溪主簿時汀州以銀治事起訟踰十年不決連逮數百人轉運使命濟鞫之濟曰事有始末罪有首從多辭連引獄之所以久不決也才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歷刑部郎中知洪州

安仲榮鎮常州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柚劒令自殺之其父曰不忍也其母詬罵伏劒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由此境內以爲强明之政

王志字次道晉丞相導玄孫也寛恕敦厚滋宫不以

罪咎劾人於廣佐尊盍過揚善爲宣城內史清謹
有恩惠郡有爭田經年不決者志到官相攜請罪
讓所爭地爲閑田守東陽以至日遣獄重囚悉還
家一人以婦孕失期吏憂懼志曰此太守事卿無
與明旦果就獄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質太傅鄭冲冲曰皐陶嚴
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
冲乃粗下意

商據爲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北叛特殺父據
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于國告歸懷贏結

舌忽無人子之道賊天性之親逆理悖常傷化汙俗雖逆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忽

桓温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向從閤下過言令史受杖上捎雲脚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將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

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見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荀勗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將軍掾孫祐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祐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

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嘏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
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
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
庶人
毋丘儉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
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
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
辭詣司隷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
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
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

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妻產育則為他族母本為元惡之所忽乃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於孝慈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

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
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卞俊淸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
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
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
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
陷卞氏後歷位汝南相廷尉卿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
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
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

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特覆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

賦稅常先諸縣旣去官竟不捶一人

陶侃都督荆江八州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然於用罰未嘗虐殺一人

陶夏爲世子送保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中國器伏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手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

賀循操尚高厲才鑒淸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廷尉張闓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

服如此

劉隗少有文翰爲丞相司直操刑憲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嘩男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息

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
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
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也何獨
重之極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
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
周筵法曹參軍劉偷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
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愼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
而令伯寃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
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天夜哭之鬼伯
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

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刑政失中皆朕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宜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於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凶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洶赫百姓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

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

山遐濤子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

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强

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

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

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

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

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

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樂廣淳淨有神檢遭時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窺其際焉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嘆皆冒禁拜辭司隷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陸雲情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爲浚儀令縣當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

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懼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

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官
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
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
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
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
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家僮亦橫暴輔復繫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
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
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

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冐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令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

和起爲尚書令將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使收涇

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日尚先劾姦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自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戚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其養姑亦如東海孝婦受誣親黨獄成當決而攄到知

其有冤出之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尅日令還掾吏因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然後爲襄城太守以戰死故吏及百姓號哭即路如

赴父母焉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事親孝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兗爲父報讎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兗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兗逃者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殷仲堪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

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喪棄市仲堪廼曰律詐取父母喪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忍言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

王坦之拜侍中襲父述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

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憐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
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王承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
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
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縛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王彪之遷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
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楊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
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

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
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
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遝
遝有赦愚意常赦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
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
從之

劉惔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
訟官長者諸郡遝遝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
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
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

屈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范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
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
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
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
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
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
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
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
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駮之曰自

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

死刑

秦符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强德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患猛捕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數旬間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虛稱被

盜竊所質白銀等財物令備賞錢壹萬召知情收
捉元賊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
服其知又有獻新櫻彥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爲給
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人僞安
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誣執耳
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彥超潛令左右入棃蘆散
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桃在焉於是伏罪

前秦池陽民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
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
言遂下母於蹊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

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見不欲手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泣曰我生養汝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見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未卒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項而殺投於山穴母乘車郤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隣里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前涼武威姑臧民曰白與以女爲妻其妻妬之與怒以妻爲婢給女使令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

所未聞也乃於市轘殺之

苻融聽辯明慧下筆成章時人擬之王粲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就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

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就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坎爲北離爲南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

謀殺董豐期以新沐就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道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嘆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

陜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陜縣事叔姑

甚譴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聖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石晉時魏州寇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賛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塡委或問佛語以垂教誡縣鎮

申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賫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夜命謙疑其妖僞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率人力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犯法欵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便呵擒治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酧獎之

敬由編卷之三終